

窗棂上妖娆的花朵

安黎



冬天的农村各家各户的姑娘们在劳作之余，忙里偷闲，一直在悄无声息地干着两样事：一是纳鞋底，一是剪窗花。挑灯夜战缝鞋底究竟为哪般？别人也许不知道，但姑娘的心里却镜子一般的透亮。未成婚的准夫婿前来拜年，不能空手而归呀！夫婿吃过岳母特意做的荷包蛋——村子里一直流传着“丈母娘爱女婿”之说，证据之一就是女婿来拜年，丈母娘无论穷富，都要在盛满酱汤挂面的碗底，埋两颗荷包蛋——喝过岳父窖藏的烧酒，遭受过姑娘亲弟弟等一干人的戏耍，于是就该告辞了。临跨出大门时，尾随其后的姑娘，羞红着脸，趁人不留意，把两双袜底偷偷塞入准夫婿的挎包。每一双袜底，都是姑娘精心缝制的。一手捏袜底，一手穿针线，蓝瓦瓦的袜面，白晃晃的丝线，一针接一针，一线续一线，针引着线游走，线随着针蜿蜒。一种暧昧，在针中穿越；一种思绪，在线中飞扬。那种想说爱你口难开的愁

绪，全浓缩在了图案中。图案是如此绚丽多姿，有摇曳的稻穗，有盛开的睡莲，有撒欢的野兔，有翩跹的蝴蝶。仅我所见，袜底图案就有数十种。

姑娘们对美显现出一种别样的敏感和迷恋。绣个手绢、纳个鞋底，做件衣服，缝个枕头，都不那么随随便便，而是在讲究实用的基础上，力求将自己对美的追求、融汇其中。美不是拿来用的，而是拿来看的。这种风尚，绵延数千年，中国人其实是很在意于美，很在乎于美，并在具体的物件构造中，处处体现着美，凸显着美。从屋脊砖雕的翩翩欲飞到门楼砖雕的翩翩欲飞，从砖墙的铿锵到屏风的铿锵，从桌子的造型到椅子的造型，从门墩的雕刻到拴马桩的雕刻，辅之以窗花、花馍、花鞋、花鞋垫、花枕头等等，花无疆，美无限。

对于乡村姑娘来说，剪窗花是一件必须严肃对待之事，因为它关乎于人的脸面。姑娘们剪窗花时，时而聚在一起交流，

头顶着头，时而各自闭门不出，特意回避人的窥探。交流为了取经，甚至是为了“窃密”，而躲避则是怕自己的创意和手艺被人家学走。

日子宽裕的人家，平日里，窗子上也烂漫着窗花，但对于大多数村民而言，那样的讲究，似乎过于奢侈了。手头紧巴巴的，买一张白纸也要思忖半天，加之劳作辛苦，吃穿发愁，哪顾得上为窗子锦上添花？一年四季，一家一家的窗子，都不糊纸，裸露着仿佛被黑烟熏过的木条窗格。到了冬季，犹如戏中所唱，“北风那个吹，雪花那个飘”，冻得实在是受不住了，才想着要把窗子遮挡起来。至于怎么糊窗，那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，有的人家，翻寻出几片牛皮纸，拼接起来，糊于窗上；有的人家，搜罗来一些破烂的蛇皮袋，用水洗一洗，晾干后又拿针线缝补，以至于蛇皮袋上打满了补丁，然后将其钉上窗子；有的人家，干脆将褴褛得已无法铺盖的被子，挪他用，直接挂上去充窗帘了……快要过年时，作为家庭的脸面，窗子再也不能如此地蓬头垢面。怀揣几毛钱，去一回供销社，五分钱买一张白纸，两毛钱买一张红纸，如果更为奢侈，还可以挥霍几毛钱，再买一些其他颜色的纸。白纸用于糊窗，彩纸用以剪窗花。当那张白纸贴上窗格后，五彩斑斓的窗花，随之附着其上，在寒冷的窗棂竟相妖艳。窗花以红色为主，因为在村民的意识里，红色不仅代表着吉祥喜庆，而且还可以用来驱鬼免灾。

每个家庭的窗花，几乎都来自于自家的姑娘之手。那双原本纤细柔软的玉手，经日复一日地握徽头，抱石头，挥铁锹，已裂纹纵横，粗糙不堪，然而，一旦捧起那片红纸，拿起那把小剪刀，乍一看很是精秀粗笨的手指，立刻就变得灵巧了起来。除了个别别人特意独创外，一般情况下，剪窗花并非任意为之，而是依照着样品来裁剪。先点燃一盏煤油灯，折叠好红纸，将样品铺展于红纸之上，端起煤油灯，让灯焰飘出的黑烟，在样品上轻轻熏染，顷刻间，

红纸上就出现了一束花或一只鸡的烙印，提起剪刀循着烙印，细细地刻挖，用不了太久，一盆栩栩如生的花，或一只引领啼鸣的鸡，就脱颖而出。独创性的窗花，那是要用铅笔在红纸上描画的。描画好了，却不大满意，用橡皮将其擦掉，描了擦，擦了描，有时折腾一大晌，都无果而终，但有时灵感忽然闪现，一笔蜿蜒过去，便大功告成。创意性的窗花，很容易引起其他姑娘的啧啧叹美，叹美声犹如奖品，可以使人生出某种成就感与自豪感来，也能大大激发人更为旺盛的创造欲。第二年，样品被人借去复制，接着就满村子地扩散，新的便沿落成了旧的。若想继续在窗花的创新上领跑，让人不断竖拇指，只有另辟蹊径了。

家家户户的窗格上，都是五颜六色，山花烂漫。窗花的造型五花八门，有牛羊狗兔等动物，有槐树榆树柳树等树木，有牡丹芍药月季等花卉，有向日葵稻谷麦穗等庄稼，有南瓜黄瓜西瓜等蔬菜，有单腿独立仰天鸣叫的公鸡，有手捉长烟杆抽烟的老农，有头顶着头说悄悄话的老人，有踩着高跷龇牙咧嘴的新娘，有背着新娘狼狈不堪的新郎，有挑逗蛐蛐的顽童，有灯下阅读的少年，有“三娘教子”的漫画连载，有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夸张图谱……无所不包，凡生活中存有的，窗花里几乎都有。

那些上窗的动物植物，其实是受到了一种礼遇，获得了一份礼赞。该扬弃的都扬弃了，没有被抛弃的，自然均为意中之物。窗花的技术含量不高，也谈不上有多么高深的思想容量，但窗花对于万木皆枯百花皆凋的冬季，对于在饥寒中苦苦度日的村民，却至关重要。窗花是暗夜里的一抹亮光，能将飘零的梦想点燃，能将沉沦的希望救赎。没有人把心灵手巧的村姑视为艺术家，然而，正是这些皮肤粗糙的村姑，让冬季绽放花蕾，过年飘拂暖意。



春联往事

颜巧霞

自我有记忆起，每临农历年，村庄上的人家都会在除夕那天贴春联。那些老旧的砖瓦房配着油漆斑驳的木板门，在旧门上贴红通通的春联后，一时之间整幢房像纯朴的姑娘涂上了胭脂，变得喜气洋洋，要过好日子似的，有过年的气氛。我们上了小学堂的孩子，早听老师讲过春联除了美还有“辟邪除灾、迎祥纳福”之好处。

一般来说，一户人家有几扇门就需要几副春联，堂屋、东厢房、西厢房、厨房……计算下来买春联也是一笔开支。因家境窘困，我母亲一心想着节省，去街上商店买年货时，她便顺手买下红纸数张，按照门的大小裁下春联的尺寸，放在一起卷叠好备用。

母亲吩咐我们别光顾着野，留心着祥三爷什么时候帮人写春联，我家也拿着红纸去他那排队，请他帮忙写春联。祥三爷平日爱拿着一杆古书读，肚子里有墨水，只是他家弟兄多，家贫，他一辈子未曾娶亲，跟在大哥大嫂身边过活。村庄上的光棍汉多少让人有些看不起，但祥三爷不。他会写春联，那一手行云流水的毛笔字，让村里男人敬重，女人感慨。

父亲在外跑着要工钱，母亲忙着做年吃食，我也认真地留意着祥大爷家的院子。某一日，那院子突然川流不息起来，有老的、小的捧着红纸进进出出，我赶忙奔回家，把母亲裁好的红纸也捧去。祥三爷站在八仙桌旁，把支毛笔在小盆子里蘸了墨水，提气运笔一气呵成地写下来，只见那些个黑色墨字映在红通通的纸上，就如一排小灯笼亮在黑色幕布下，亮眼得不得了。有些识字的老人还读了出来：“比勤赛富千家盈喜 迎春接福万户纳祥”“大地回春风光胜昔 山川添秀岁月更新”其他看的人连声道好，夸祥三爷联出得工整漂亮，字写得筋骨气派。祥三爷一如既往不笑，肃穆着脸。有时候一家一户接二连三写下来，到了晚饭时分，祥大嫂等着桌子吃饭，不免有些摆脸色，连连催促祥三爷起来：“笔墨收拾起来，明儿再写吧！一家老小都没你没家没口的忙！”

我们那时候不晓得好歹把祥大嫂的话学家去，母亲就发狠地说：“在学校里老师教毛笔字，好好练，练好了，自己给家里写春联……”

等我长到十多岁，念到四年级，母亲果然不让我再去找祥三爷写春联。她只管把红纸裁开，收拾出合我身高的小长方形饭桌，拿出那支父亲给我买的大号毛笔，掀开墨水瓶，母亲也不走开，就贴在那饭桌边上看着我写毛笔字。起初，我心上颤颤的不敢写，母亲在一旁大声说：“你写，怕什么？写！”我要母亲帮我取了几张黄毛纸，在上面先打草稿练习了数遍，终于脚一踩，心一横，在红纸上写开了，每副红纸只写了四个字，共八字：“春回大地 福满人间”。自我感觉那些字颇像冬日的小草瑟瑟缩缩，母亲看了却连连夸好，还叫来父亲看，父亲也笑说：“还可以！”我这就越写越勤了，“刷刷刷”很快写起数副对联来，六字、七字、八字都有。母亲又兴冲冲地裁了无数张的小红纸条，让我把家里各处都写上，灶头上要贴的写：“童言无忌”，鸡圈上写：“鸡生大蛋”，猪圈上就贴一张：“生猪兴旺”。

我挥笔泼墨也没几年光景，就被街市上的春联给淘汰下来。只见市面上的春联又便宜又好看，厚实实的胭脂红的红纸上印着团花，花上托着墨字，看上去清丽优雅，要么用那种朝阳红的红纸上面烫金字，打远里瞧都有富丽堂皇感，我母亲也终于忍不住去街市上买春联了，一买就到了如今。

今又到贴春联的光景，那些旧时光和往事都从春联边悄悄地走过去了。



周振华 书

对于过年的安排，家乡童谣中唱：二十三，吃糖盘；二十四，扫屋子；二十五，磨豆腐；二十六，去割肉；二十七，宰公鸡；二十八，把面发；二十九，打瓶子；三十晚上，熬一宿。

在老家，祭灶、扫房、磨豆腐，杀猪、过油、宰公鸡，这些约定俗成的老传统老做法，实际上并没有绝对固定的日子，只要当天天气好，百姓主家有空，就按自家的意愿去做好了。过夜就不行，家乡习惯是要守岁的。

贴对联，常常是我和大哥的活。大哥左臂挎着用簸箕盛摆的红纸黑字的对联、锅铲子、缝衣剪子、扫帚笤帚，右手指着一瓢浆子走在前面，我一手拿着涮抹一手拎着方腿椅子，有时还会多个长木棍，走在后面。先到爷爷奶奶家贴，再到自个儿家贴；先铲净旧春联再贴新春联；先贴大门，由外向内贴，先贴门上再贴门右竖，最后再补门楣横批。我站在椅子下，抬头仰望着大哥，一会儿给他递送上了浆子的漱口，一会儿用长木棍给他摁压起角的对联，再一会儿用笤帚荡平贴稳的对联，这样的场景封存在了记忆里。

年三十，好像来得快。临近傍晚，娘会在大门口扔好了“拦马棍”，再往院子里撒些芝麻秆。她说一年就这一晚上不关门，要把先人骑来的马拦在家里，饲养好，还要把小鬼小妖、一切邪恶的东西都拦在家门院墙外。天一黑，父母就配合着动起手来，把早准备好的配菜，该蒸的蒸，该煮的煮，该炒的炒，该拌的拌，大大小小、凉凉热热，“一鸡二鱼三丸子”，总是要做十道菜的，图的就是大吉大利、年年有余、团团圆圆、十全十美。菜做好了，全家人高高兴兴坐在一起，能喝酒的喝酒，不喝酒的吃菜，有说有笑。那是一年中最开心最欢喜最轻松的时刻，也是一生最幸福最甜蜜最难忘的光景。

孩子们很快吃饱要去找伙伴玩炮仗了。我拿了鞭炮、提溜金、地老鼠跑出门，父亲还在不紧不慢地慢慢地吃。山村沸腾了，街头巷尾闪烁着灯光，家家院落通亮，炮仗声接二连三，天空不时扶摇直上着“两

老家的年俗

吴征辉

响”（二踢脚）、汽火、炮仗纸，火光辉映下看得清火药爆炸后的青烟丝丝缕缕，升腾漫散。舍不得一次性放一挂鞭炮的小孩，把炮挂拆开，单个单个的放，你先放了，他再放，玩得不亦乐乎。更小的小孩只能燃放提溜金，大人怕烧手，就劈了米把长的玉米秆高粱秆，在顶部夹上提溜金放，看着嗤嗤滋滋的提溜金放金花，高兴得娃娃双脚直跳。不知谁燃放的地老鼠突然蹿起，钻进了某小孩的棉裤裆，把新罩的裤子给烧出一个洞来，小孩往裆里一摸趁光一看，“哇——”，当即放声大哭起来，引得旁边的哈哈大笑，旁人越笑孩子越哭，越哭越心疼，干脆脚转身往家跑，后面的笑声更响了……

临近深夜十二点，孩子们一窝蜂地跑回家，他们要执行一个重要仪式——“发纸”。大人们在堂屋拉呱，夜太冷，他们支起了火盆，一个直径二三十厘米的树根疙瘩燃烧了多半，满屋子的烟熏火燎味。瞅着表，还有一两分钟，我抱着一年中最大的一挂炮，500响的，用翻秧棍挑着，或挂在晾衣铁丝上，就等哥哥们下口令。再去用香或烟去点捻。时刻一到，炮捻闪光，“噼哩啪啦”的鞭炮震动了院子，炮光照满了院墙，继而与外面的响声、火光混成一片，硝味、浓烟氤氲在一起，弥漫了大山怀抱的村庄。

大年初一，村子还被黑纱笼罩着，村民们就起来煮饺子，一定要吃素馅的，要的是一年“平平安安、素素净净”。假如谁碗里吃到了裹着硬币分铭的饺子，那就预示着“有财运”“年年发财”。各家的孩子早起后，要先跟自己的爷爷奶奶、父母磕头拜年，大人接受磕头后会“压岁钱”。

我家的压岁钱多是五角、一块、两块、五块，就这数额，也是一年最大的奖赏，是个人花费最有自主权的高光时刻。早早吃过饺子，各家大人孩子开始到全村的长辈家里拜年，不分姓氏宗族。拜年人通常以家庭、家族为组，年龄稍长者带头，或性别分组，或男女混合成队，在街道遇上，在门口撞上，都热情地招呼拉呱。村里辈分稍高的几位老人家里，每到过年，堂屋外就站满了人，一家拜完就得赶紧出去让地方。在过去的转拜年中，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家家户户大门上贴的对联，尤其是那“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乾坤福满门”“忠厚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”“福如东海长流水，寿比南山不老松”的文字寓意，像家乡的井水一样，融进了我的骨血筋脉里。

初一饺子初二面，初三丸子团团圆，初四烙饼炒鸡蛋，初五捏上小人嘴，初六日吃寿面，七豆腐八沫儿，九鲤鱼十里皮，十一十二粥带仁，十三四余汤丸，正月十五元宵圆”。跟着风俗，踏着节拍，一天天的过年就铺展开来，春风浩荡的日子红红火火，我的村庄又进入了下一个四季轮回。



高山儿女 金晨作

